

九

轮回之悸

NINLANDS·REVIVAL

从

唐缺◎著

真相·只存在于最后一页

未知的恐怖正步步紧逼，黑夜之中，罪恶暗暗涌动，
祭典已经开始，魔女即将复生，
当你试图解开这纷繁复杂的谜中谜时，你——已在局中。

九

唐缺◎著

轮回之悸

NINLANDS·REVIVAL

州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

主要人物介绍

云 湛 | 羽族游侠，油嘴滑舌，在“游侠街”开办了一间游侠事务所，其真实身份为天驱武士。

安学武 | 南淮城捕快，杀手组织天罗的一员，善于以庸碌掩饰自己，被云湛称为“夯货”。

姬 承 | 大燮王朝开国之君姬野之后，娶妻唐温柔，惧内胆小，靠展览祖先的兵器虎牙枪维生。

席峻锋 | 按察司邪教署直属高级捕头，以疯狂的工作态度而闻名，父亲在他小时候被人杀害。

石之远 | 宛州公国衍国的现任国主，公主石秋瞳、太子石懿之父，排行老三。

石秋瞳 | 衍国公主，国主石之远之女、太子石懿同父异母的姐姐，游侠云湛的欢喜冤家兼委托人。

石之衡 | 衍国前国主，石隆、石之远之长兄，三十年前剿灭邪教净魔宗，纳妃箩妃，因病薨。

石 隆 | 现任国主之兄，封号隆亲王，石雨萱之父，年轻时喜好市井，在南淮乃至整个宛州的黑帮里都声望卓著，被称为“石爷”。

石雨萱 | 石隆之女，好动不好静，性喜惹是生非。

目录

001 前尘

梦里是一片血红色。无论天空还是大地，无论房屋还是树木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血红色。人们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围成了一圈。他们都伸出长长的手臂，向着圈子中央指点着，议论着。但他们在说些什么完全听不清，只有一阵令人心烦意乱的嗡嗡声。他们究竟在看些什么？

011 第一祭：缚恶

一股极度的痛楚从心脏部位传来，撕裂般的可怕痛苦让他立即倒在了地上。他把身子蜷作一团，手死死按在胸口，仍然无法阻止那种疼痛。

疼痛，难以忍受的疼痛，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他的心脏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，四周的一切都发出刺耳的嗡嗡声，又很快开始变得沉寂，意识在模糊，甚至来不及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……

041 第二祭：弃邪

但是敌人的攻势却就此戛然而止，小巷在忽然之间静了下来，静得连两人的呼吸声都能听清，秋风拂过，带着几片碎叶撞上两人的鞋，就好像刚才那短短几秒间的惊魂搏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……

081 第三祭：净体

他把绝望的视线投向正在熊熊燃烧的砖窑。通红的火光中，在那吞吐着地狱般烈焰的砖窑里，那个瘦长的身影一动不动，沉默地矗立着，有若鬼魅。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面目，但杨半城恍惚间觉得那是一个很熟悉的身影，他终于忍不住呻吟一声，晕了过去……

127 第四祭：静魂

云湛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从身上掏出火折子点上，借着火光一看，不觉愣住了。眼前的人被他一箭穿心，已经毙命，却并不是刚才的那位秘术师，而是一个伙计打扮的年轻人……

179 第五祭：虔心

门开之后，云湛一眼就能看清祭坛中的全貌。他浑身绷紧，本能地向后连续做了三个纵跃的动作，然后转身狂奔向通往甬道的石门，甚至不敢回头。

——推开门的一刹那，在萤石的照耀之下，他看见祭坛里黑压压跪满了一片人，至少得有上百号！

215 第六祭：归魔

时间仿佛都凝固在了这一刻，在巨大的震惊中，御林军忘了进攻，魔教信徒忘了复仇，眼睁睁看着这具尸体僵硬地倒下。倒是那个叛徒松开手，向后踉跄退出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像是杀人之后吓得惊慌失措……

285 余音

夕阳正在坠下，浓重的余晖像一道道暗红的血，流淌着沉入大地的怀抱。黑夜在期待降临，魔女在期待复生。

295 附录

前尘



人们总说，一场战争中死去的最后一名士兵是最倒霉的，以此类推，席峻锋的父亲也是最不幸的。根据各方面的历史记录所得出的结论，在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的末期，在曙光已经降临的一刹那，席峻锋的父亲或许是最后一个死在净魔宗手里的无辜平民。

在那个原本宁静的早晨，一个晨起散步的老人走到席家附近时，发现地上有一大摊深色的液体，顺着倾斜的小路缓慢流动。老眼昏花的老人并没有辨认出那是什么，还以为是别人无意间泼洒的颜料或是酱醋，但走近之后，鼻端传来的味道却让他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。

那是一种刺鼻的、黏稠的、仿佛还带着温度的血腥气味。

走得越近，味道越浓。

老人颤抖着抬起头。前方是一棵挺拔的大树。树枝上挂着一样东西，正滴滴答答往下滴落着液体。那样东西呈一种细而长的奇怪形状，在老人模糊不清的视野里，散放成白森森的一片，中间还夹杂着许多黑色的斑块。

那是数不清的苍蝇在嗡嗡乱飞。

不久之后，这具挂在树上的死状奇惨的尸体，成为了人们瞩目的焦点。好奇、兴奋、害怕、困惑、恶心……南淮城的居民们围在树下，带着复杂的情绪，发出种种嘈杂的声响，看着尸体在清晨的微风中摇摆不休。太阳刚刚升起，柔和的光芒照在死者的脸上，焕发出一种奇特的平静——和尸体的惨状完全不匹配的平静。

“太惨了，怎么会被弄成这样？”

“凶手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儿可是南淮城的城中心啊！”

“废话，净魔宗杀人什么时候顾忌过场合？吏部尚书难道不是在尚书府里被杀害的吗？”

“净魔宗？不可能，魔教不是已经被朝廷消灭了吗？”

“笨蛋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没听说过这句话吗？那么残忍的手段，除了魔教的妖孽，还有谁能干得出来？”

人们从事不关己到忧心忡忡，议论着、猜测着，直到捕快们赶来。随后而来的一队人马更让围观者惶恐不安，为首的中年人很多人都认得，那是按察司邪教署直属的高级捕头田炜，不受衙门管辖，多年来一直负责着打击邪教事务之类的大案子。他的出现，很能说明这起凶案的性质。

田炜站到树下，阻止了捕快们试图把尸体解下的行动。看着半空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，他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，绕着树走了几圈，查看完四周的足印，叹了口气：“解下来，带回去吧。小心点，保持尸体的完整，别弄散了。”

“田大人，这不是净魔宗的人干的吧？”围观群众当中有人高声发问，与其说是在提问题，不如说是表达某种内心的恐惧和希冀，“魔教已经被消灭了不是吗？我们能过安稳的日子了对吗？”

田炜没有回答，回身上了马车。放下帘子的一刹那，他低声嘟哝着：“我也希望它不是啊……”

那个时候，席峻锋就站在人丛里，看着父亲的尸身发呆。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了一种颜色，父亲身上的血在不断放大，笼罩了他的全部视野。汹涌澎湃的仇恨像海潮一样把他淹没。

仇恨……仇恨……无法抑制的、撕心裂肺的仇恨……

席峻锋知道，那种仇恨会贯穿他的一生。

二、

郑仕财不安地发现，哥哥这两天的举动相当不正常。他不再借故殴打嫂子，不再践踏自己辛辛苦苦养出来的花，不再偷看女邻居换衣服，甚至连吃饭都不再骂骂咧咧说自己养了一窝饭桶。而他也没有出去干活儿挣钱了。两天的时间里，除了吃饭和便溺，任何时候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把门别上，不理睬任何人。

哥哥不说，家里人自然也不敢问。哥哥是不是病了？郑仕财疑惑地想着。虽然哥哥总体上来说是个混蛋，但该混蛋毕竟还在辛苦工作、赚钱养家，他如果不去赚钱，过不了几天，大家都要饿肚子。十二岁的少年偷偷溜出门，跑到镇上

去想要请大夫。可镇上唯一的大夫刚刚因为治死了一个病人，而被家属修理了一顿，看看大夫那双鸡爪子一样颤抖的手和面条一样绵软无力的腰，郑仕财只能郁郁地回家。

已经是深夜，郑仕财迈着疲惫的双腿推开门，蓦然爆发出一声惊叫差点把他吓得瘫软在地。油灯被点亮的瞬间，哥哥站在灯前，身子像筛糠一样地抖动着，两眼血红，那模样别提有多骇人。在他的身后，年迈的母亲和嫂子躲在厨房的门后，隔着门缝往外看，却不敢走出去。

是为了我跑出去而生气吗？是要惩罚我吗？郑仕财心里嘀咕着，索性横下一条心，两眼一闭迎了上去，等待着哥哥蒲扇般的大巴掌。

但等了许久，哥哥并没有动手，郑仕财微微有些奇怪，他悄悄睁开眼，发现哥哥压根就没有看他一眼。这个粗壮的汉子只是迅速把门重新关上，然后缩到角落里，失神地盯着黑漆漆的窗外，手里捏着一个形若六角星的玩意儿。郑仕财勉强分辨出来，那是哥哥他们这一行当必备的护身符，据说是可以用来驱逐妖邪。只是哥哥生来天不怕地不怕，每次出去干活，从来都不带护身符。

“再有什么亡灵鬼怪，也经不起老子几拳头！”哥哥总是挥舞着自己钵头大的拳头，不屑地说。

但眼下，他的脸上却带着深重的恐惧，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，手里的护身符简直要被捏碎了。

他在害怕些什么？

没等郑仕财多想，哥哥突然跳了起来，大吼道：“他们来了！他们来了！”

“谁？谁来了？”郑仕财问。

“他们来了！那些鬼魂！”哥哥声嘶力竭，“我不该走得那么远！我终于撞到他们了！都是真的，真的有鬼魂，我们逃不掉的！”

他手舞足蹈，不小心碰翻了油灯，灯火熄灭，屋子里登时漆黑一片。

只有窗外那明亮的月光透了进来。

郑仕财忽然间觉得自己的心脏猛地抽紧了。他清楚地看到，窗纸上映出了许多狰狞的黑影，那似乎是屋外种植的柳树。可是这个夜晚并没有风，一丝风都没有。

——为什么那些柳枝会疯狂地摇动起来，就像是被赋予了生命？

紧接着，一阵异样的响动声传来，屋子不可思议地晃动了起来。砰的一声响，房门忽然洞开，狂舞的黑影，一些白色的、人形的物体夹杂其中，正在向屋

里慢慢移过来。

郑仕财差点尖叫起来，不只是为了这些人影，还为了哥哥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被惊吓到这种程度。哥哥的五官已经完全扭曲变形，双目瞪大到几乎快要裂开，双手紧紧压住心脏部位，嘴里发出嘶嘶的喘气声。

“他们来了！”哥哥的声音已经变得低沉暗哑，“他们真的来了！”

“谁来了？”在母亲和嫂子的惊呼声中，心胆俱裂的郑仕财绝望地问。眼前，那些恐怖的白色身影正在步步靠近。

“他们来了！”哥哥的嘴角流出了鲜血。

然后，整个世界就一起暗了下去。

三、

国主石之衡临终前把弟弟石之远召到了病榻前。脸色蜡黄的国主费劲地呼吸着，伸出自己枯瘦如柴的右手，石之远含泪抓住了那只手。

“我快要死了，这个国家就托付给你了。”石之衡用微弱的声音说。

“不，哥哥不会死的！”石之远哽咽着说，“我才不要当什么国主，我要你好好活着。”

石之衡微微一笑：“生死由天定，这世上没有不死的人。你也不必紧张，治国并不难，我们衍国国力本强，臣工们也都经验丰富，让他们辅佐着你，你一定能做个好国主的。”

这之后国主石之衡慢慢陷入昏迷状态，无法再言语。石之远跪在国主身前泪如雨下，直到宦官总管李鑫半劝半推地把他扶出去休息。

两人来到御花园里，石之远停下了脚步。

“你还真是懂我的心思啊，”二十岁的年轻王弟脸上犹有泪痕，嘴角却已经带上了笑意，“我还一直跟你说时机不成熟呢，没想到你真敢冒险，趁着他重病的时候偷偷下手。”

李鑫一脸苦相：“您冤枉我了，我根本没找到机会下手，国主他……他是自己心绪郁结，没有求生之志，这才病入膏肓、无药可救的啊。”

石之远一愣：“没有求生之志？他为什么想不开？为了那个女人么？”

李鑫肯定地点点头，石之远哼了一声：“没半点出息。死一个嫔妃算什么，能比得了国家大事吗？南淮那么多漂亮女人，偏要鬼迷心窍，所以这个国主迟

早得我来当，不然国家不知道被他搞成什么样。不过说起来，那个女人死得很奇怪，你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李鑫谄媚地一笑：“碰巧了，箩妃死前那一夜，我就在宁清官侍奉。我没有弄错的话，箩妃说不定是自杀的。”

“自杀的？”石之远皱皱眉头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那一晚他们争吵了很久，”李鑫回答，“虽然夜风太大，听得断断续续，但我还是听到点只言片语。他们说的话……很奇怪，好像包含了很多隐情。”

“先是国主对箩妃说：‘我对你一片真心……你为什么始终都……你就不能抛开过去……’接着箩妃回答：‘我没办法抛开……不可能当它不存在。’接着两个人再吵了几句，我没有听得太清楚，下一句话却让我一下子全身冷汗。”

“国主说：‘你们……罪孽深重……这是个机会……你正好可以……’箩妃的回答则是：‘洗不清的罪孽……无数条人命……他们也不会让我走……更何况你已经杀害了……为什么还要……’两个人越吵越凶，国主突然大叫起来。我们连忙冲进去，已经看见箩妃倒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国主就坐在她身边，泪流满面，拼命伸手摇晃她，但是箩妃已经没有反应了。她胸口插着一把匕首，双手就紧紧握在柄上。”

石之远听完后，陷入了沉思，很久之后才开口：“真是有意思啊。这个女人……会有什么样的过去呢？听起来，她似乎是做过一些很不好的事，而且地位曾经很高，以至于过去的同伴不能放她离开。她来到宫里，大概有半年了吧？”

李鑫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也一直在纳闷，不过嘛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的手下一直在关注着各国动向，就在她来之前，的确有一个很有名的女人失踪了，不知道和这事儿有没有关系。”

“什么女人？”石之远问。

“净魔宗的魔女，”李鑫回答，“皇帝联合诸侯剿灭净魔宗的战役顺风顺水，很快拔除了这个邪教，但是他们的魔女始终没有被找到。事实上，在战斗打响之前，魔女就早已失踪，去向不明。”

石之远静静地听完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知道了。你去吧。”

当天黄昏时分，国主石之衡去世了。由于石之衡没有子嗣，根据遗命，他的弟弟石之远登上王位，成为了这个富庶的宛州公国的新国主。

四、

在我接触过的种种妖邪怪谈中，净魔宗是最让人感到不愉快的一个邪教。虽然它已经在三十年前被皇帝的大军所屠灭，所谓的魔女也已经在那场战役前就不知所踪，早已无法再继续威胁九州生灵，但时至今日，那种极度的恐怖和黑暗仍然在我心中萦绕不休。很多时候我甚至会恍惚产生这样的动摇：万一净魔宗说的才是真话呢？人类的历史如此短暂，真正能认识自身的时间更是微不足道，谁能笃定无疑地说，创世之初的史诗年代就是如此这般、没有第二种解释呢？

毕竟我们只是目光短浅的生物，既不能看到未来，也不能确定过去。在那些消逝已久的传说年代，在那些迷雾笼罩的岁月里，就连天空的星辰都和现在不同，总会有什么东西隐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隐藏在灵魂最黑暗的角落，等待着复苏，等待着重生。就像是净魔宗所宣扬的魔女复生一样。

魔女复生，每当想到这四个字我就会浑身一颤，并且在鼻端隐隐嗅到一点鲜血的气味。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，却包含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惨酷。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九州大地，如果说有什么后悔，那就是不该好奇心起，混在净魔宗的信徒中去观看他们的祭祀。那噩梦一般的场景也许会在脑海里陪伴着我一直到死。

——节选自邢万里《九州纪行·邪事录》

从名字就能看出净魔宗的与众不同。寻常的邪教，要么假托天神附体去劝诱信徒入教祈福，要么以邪魔灭世为由头去吓唬人皈依保命，净魔宗走的却是另一条奇怪的路子。这个原本属于红魔教旁支的宗派，公然推翻原教旨，声称魔主才是世界的主宰，神话传说中的创世神们不过是窃据其位。总有一天，被封印在大地最深处的魔主将会恢复魔力，重新掌控天地万物、星辰宇宙，驱逐世间的邪恶与污秽。也就是说，世界属于魔主，而魔主代表着正义和纯净，“净魔”二字，就由此而来。在这一定义中，神才是邪恶的化身。

根据净魔宗的教义，魔主在地底积蓄着力量，很快就将裂地而出，惩罚邪恶，净化世界，即所谓的“净化之日”。当然了，按照一般邪教的思路，我们不难想象，想要不被惩罚的人们，就必须得提前获得对魔主的信仰，而这种信仰的指向，就是魔女。魔女是魔主的女儿，她会在最终的“净化之日”到来前，一次

又一次地在人间转生复活，指引着魔主的信徒信教赎罪，得到魔主宽恕。

从上述种种很容易看出，净魔宗所玩的，不过是一点点文字上的小花巧，假如把“神”与“魔”两个字相互对掉，这个邪教的教义就变得毫不新鲜了。但我们无需在此处做魔与神的名实之辩，因为邪教的本质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变化，净魔宗更是有史以来最为残忍嗜血的教派之一。他们的教义经典《净魔救世书》几乎就是一本酷刑大典，包含了众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酷刑和血腥祭典。魔女复生就是其中最诡异、最复杂、最神秘的一个祭礼。这个祭礼在《净魔救世书》里也只有最简略的介绍，其真正的具体实施步骤，据说只有教中世代相传的地位最尊崇的三大长老才知道。

——节选自宇文非《九州邪教考据·净魔宗》

这个世界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罪恶，那些愚昧无知的生灵占据了大地、海洋和天空，肮脏污秽的身躯让星辰的光芒都变得黯淡。他们从来不懂得感激魔的创造，从来不懂得珍惜魔赐给智慧，而只知道无休止地掠夺、攫取、杀戮，让魔为他们而蒙羞。但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在于，他们漠视魔的存在，竟然以罪恶的荒神和墟神作为自己的信仰。这是对真理的彻头彻尾的歪曲，也是对魔最大的亵渎。

罪人们啊，魔是不会永远沉默的。他就在大地的最深处，用他能看透世间每一个角落的智慧双眼观察着你们。你们所有人的每一次最微小的行为，头脑里每一个最一闪而逝的念头，都会被无所不能的魔所掌握。当“净化之日”到来时，只有虔诚事魔的信徒才能得到宽恕，这大地上的其他生灵，都会遭到毁灭。

来吧，罪人们啊！在那个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，净化自身，获得魔的宽恕与拯救吧。复生的魔女就在这里，她就是魔在人间的化身。让魔女指引你们的灵魂之路吧！

来吧，罪人们啊……

——节选自净魔宗经典《净魔救世书》



第一祭：缚恶

魔的信徒们，约束自身，是你们得到拯救的第一步。当你们被罪恶浸淫的心灵还无法自主控制躯体的时候，就先借助一切方法强制自己的身体，把恶欲用外力的枷锁紧紧束缚住吧，纵使是以恶缚恶，魔主也允许你们这样做。

——《净魔救世书》

